

## 金子變成沙



古器物圖解的書上看到：錢，原是一種鏹形農具，後來才演變成鏹形貨幣的名稱。以物換物的時代，用小鏹小刀做交換媒介，再自然不過。

全世界最功利的東西就是錢，錢到了極致往往又不像錢，譬如：黃金。它變成藝術品變成首飾變成國庫裡的磚頭；它是財物，可是財富不是錢。錢要像水一樣來去自如才算。從一個口袋到另一個口袋，只當你想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，它才會找你的麻煩。

在博物館看過一隻裝金沙的長方小盒子，盒內分成兩個方格，蓋緣上站着十六隻小鳥。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在西非加納王國發現的。那時候非洲號稱「黃金海岸」，據說十五世紀起當地的Akan族就拿金沙當錢用，稱量金子的技術自成一套，盒緣站立的小鳥就是中國說的「戰子」。可惜沒見到他們用的秤，一定也很精緻。

我曾經看過東南亞一帶稱鴉片的盒子，裡頭放着秤和幾個小銅猴，那時我才學到「戰子」這個名詞。那些小銅猴比鴉片可愛多了，不過我敢打賭：沒人會覺得金沙盒上的小鳥比盒裡的金沙可愛。如果黃金也有煩惱，它的煩惱就是人見人愛。

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，一開房門，嚇得呆住了。屋裡滿地散落着衣服，所有櫃子箱子翻倒在地，連床墊子都掀翻過來，最不解的是廚房裡茶葉和麵粉罐子都被倒空，亂撒了一地。

後來聽警探說，美國主婦喜歡把鑽戒藏在麵粉罐裡，喜歡把重要文件貼在抽屜背面。我是做夢都不會想把我的細軟藏在那些地方。把黃金首飾稱做「細軟」真是絕妙好詞，偷起來是多麼輕鬆愉快。

有趣的是客廳地上還有許多打開的盒子散落，當時小偷想必以為我收集的盒子裡一定藏有寶貝。開了幾個原來是空的，就沒興趣再碰它們。

其實我的盒子不全是有空的。譬如這個仿古金沙盒子，世上還有誰拿金沙當錢使用呢？它永遠不會再裝金沙了，可是在考古學者眼中，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金沙。謝天謝地，我收集的盒子連小偷都看不上眼。

想起有一年回台探親，朱美姐要我順便去看看她的朋友謝太太。謝太太開了一家珠寶行，非常高雅的。一見面，謝太太就說：「朱美從美國打來電話說要送你一件首飾，要我幫你挑選，她付錢。」

受寵若驚之餘，我看了看透亮的玻璃框，裡面的細軟着實可愛，而更可愛的是珠寶當中居然有一個黑得「賊亮」的漆盒，盒蓋面上畫着幾朵小小紅花。我即刻作了決定：「我可以要這個小盒嗎？」謝太太愣住了，隨後笑說：「這只是放着做裝飾的，你喜歡當然可以送你。」我就收了那個黑漆盒子。每次看見，都覺得裡面裝滿了朱美的情誼和謝太太滿室的珠寶。

我最不能想像的一種黃金用途是「吞金自殺」。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不堪王熙鳳和丫頭升成妾的秋桐精神虐待，選擇了這樣子的死法。理由是吞金比上吊或自刎來得乾淨。死都要死了，還圖個乾淨，難怪她沒法子生存在賈府那個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世界。

吞金死得了嗎？尤氏聽人說過：吞金可以「墮死」。想來這「墮死」是把腸胃墮得穿孔內出血而死的意思吧？那金子的分量肯定要夠重才行。原來也有人是懷「金」不遇，比懷才不遇好不了多少。

整個紅樓家族由盛而衰，不過就是一部由金子變成沙的故事。對於吞金者，金子算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東西呢？

舊金山淘金史上記載：當時淘金者並不是缺金沙，而是沒有乾淨的水喝。有人就用一口水一百元的代價，把淘到的金子全換成水喝掉了。

達爾文說過：生命的意義在於用那些留存下來的和恰好還在的東西做點什麼。一個金沙盒子古物在博物館中宣告着黑暗大陸也有過黃金時代。吞金者的金子呢？它跟一個花樣年華同歸於盡了。既然「點石成金」不見得是美夢，我們只好靠別的本事以物換物。

老子說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在謝太太珠寶店裡的決定，真是天大的聰明。

## 機票



《人在囧途》中由王寶強飾演的擠奶奶，春節前爲了討還工資，拎着一塑料壺牛奶上飛機，我以爲是一種噱頭，一民工怎麼奢侈到花大錢去乘飛機。

但現實要比藝術更豐滿。一快遞哥，重慶人，每月三千元工資。這三千元工資是這樣賺來的，送一票貨一元錢，他每天要送一百個件，從早晨九點忙到晚上八點。晚上八點後他又要到一家超市門口擺燒烤攤，忙到凌晨二三點，還要賺個百八十元。他對我說，他有兩小孩，一個讀初中，一個讀小學，最大的快樂就是燒烤攤收攤時，喝上半斤白酒，醉醺醺回到租房裡看老婆、孩子酣睡的樣子，就覺得什麼都值了。

就是這快遞哥，向我打聽杭州蕭山國際機場應

力，讓其他鄰居夥伴羨慕不已。這便成了別人說長道短的素材。於是，我們迅速地中斷了往來，成爲了陌路人。我們各奔東西，難得謀面了。後來的一切，也只是偶爾在家人談話中，知道她參加工作幾年後，成了別人的妻子，遠嫁到北方的一個城市去了。久了，雖然我不會總記着她，但那雙明亮的眼睛卻時常會像夜的星星，閃爍在我的腦海，讓我感到絲絲涼爽的清輝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上了大學，她高考失利，參加了工作，我多見多得的果中之王啊！同樣，我又有了可以上樹摘果的吸力。她走了二十多年，但是她的眼睛卻永遠留在我心裡，時

間，她走了二十多年，但是她的眼睛卻永遠留在我心裡，時

的書上看到：錢，原是一種鏹形農具，後來才演變成鏹形貨幣的名稱。以物換物的時代，用小鏹小刀做交換媒介，再自然不過。

全世界最功利的東西就是錢，錢到了極致往往又不像錢，譬如：黃金。它變成藝術品變成首飾變成國庫裡的磚頭；它是財物，可是財富不是錢。錢要像水一樣來去自如才算。從一個口袋到另一個口袋，只當你想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，它才會找你的麻煩。

在博物館看過一隻裝金沙的長方小盒子，盒內分成兩個方格，蓋緣上站着十六隻小鳥。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在西非加納王國發現的。那時候非洲號稱「黃金海岸」，據說十五世紀起當地的Akan族就拿金沙當錢用，稱量金子的技術自成一套，盒緣站立的小鳥就是中國說的「戰子」。可惜沒見到他們用的秤，一定也很精緻。

我曾經看過東南亞一帶稱鴉片的盒子，裡頭放着秤和幾個小銅猴，那時我才學到「戰子」這個名詞。那些小銅猴比鴉片可愛多了，不過我敢打賭：沒人會覺得金沙盒上的小鳥比盒裡的金沙可愛。如果黃金也有煩惱，它的煩惱就是人見人愛。

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，一開房門，嚇得呆住了。屋裡滿地散落着衣服，所有櫃子箱子翻倒在地，連床墊子都掀翻過來，最不解的是廚房裡茶葉和麵粉罐子都被倒空，亂撒了一地。

後來聽警探說，美國主婦喜歡把鑽戒藏在麵粉罐裡，喜歡把重要文件貼在抽屜背面。我是做夢都不會想把我的細軟藏在那些地方。把黃金首飾稱做「細軟」真是絕妙好詞，偷起來是多麼輕鬆愉快。

有趣的是客廳地上還有許多打開的盒子散落，當時小偷想必以為我收集的盒子裡一定藏有寶貝。開了幾個原來是空的，就沒興趣再碰它們。

其實我的盒子不全是有空的。譬如這個仿古金沙盒子，世上還有誰拿金沙當錢使用呢？它永遠不會再裝金沙了，可是在考古學者眼中，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金沙。謝天謝地，我收集的盒子連小偷都看不上眼。

想起有一年回台探親，朱美姐要我順便去看看她的朋友謝太太。謝太太開了一家珠寶行，非常高雅的。一見面，謝太太就說：「朱美從美國打來電話說要送你一件首飾，要我幫你挑選，她付錢。」

受寵若驚之餘，我看了看透亮的玻璃框，裡面的細軟着實可愛，而更可愛的是珠寶當中居然有一個黑得「賊亮」的漆盒，盒蓋面上畫着幾朵小小紅花。我即刻作了決定：「我可以要這個小盒嗎？」謝太太愣住了，隨後笑說：「這只是放着做裝飾的，你喜歡當然可以送你。」我就收了那個黑漆盒子。每次看見，都覺得裡面裝滿了朱美的情誼和謝太太滿室的珠寶。

我最不能想像的一種黃金用途是「吞金自殺」。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不堪王熙鳳和丫頭升成妾的秋桐精神虐待，選擇了這樣子的死法。理由是吞金比上吊或自刎來得乾淨。死都要死了，還圖個乾淨，難怪她沒法子生存在賈府那個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世界。

吞金死得了嗎？尤氏聽人說過：吞金可以「墮死」。想來這「墮死」是把腸胃墮得穿孔內出血而死的意思吧？那金子的分量肯定要夠重才行。原來也有人是懷「金」不遇，比懷才不遇好不了多少。

整個紅樓家族由盛而衰，不過就是一部由金子變成沙的故事。對於吞金者，金子算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東西呢？

舊金山淘金史上記載：當時淘金者並不是缺金沙，而是沒有乾淨的水喝。有人就用一口水一百元的代價，把淘到的金子全換成水喝掉了。

達爾文說過：生命的意義在於用那些留存下來的和恰好還在的東西做點什麼。一個金沙盒子古物在博物館中宣告着黑暗大陸也有過黃金時代。吞金者的金子呢？它跟一個花樣年華同歸於盡了。既然「點石成金」不見得是美夢，我們只好靠別的本事以物換物。

老子說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在謝太太珠寶店裡的決定，真是天大的聰明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上了大學，她高考失利，參加了工作，我多見多得的果中之王啊！同樣，我又有了可以上樹摘果的吸力。她走了二十多年，但是她的眼睛卻永遠留在我心裡，時

間，她走了二十多年，但是她的眼睛卻永遠留在我心裡，時

的書上看到：錢，原是一種鏹形農具，後來才演變成鏹形貨幣的名稱。以物換物的時代，用小鏹小刀做交換媒介，再自然不過。

全世界最功利的東西就是錢，錢到了極致往往又不像錢，譬如：黃金。它變成藝術品變成首飾變成國庫裡的磚頭；它是財物，可是財富不是錢。錢要像水一樣來去自如才算。從一個口袋到另一個口袋，只當你想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，它才會找你的麻煩。

在博物館看過一隻裝金沙的長方小盒子，盒內分成兩個方格，蓋緣上站着十六隻小鳥。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在西非加納王國發現的。那時候非洲號稱「黃金海岸」，據說十五世紀起當地的Akan族就拿金沙當錢用，稱量金子的技術自成一套，盒緣站立的小鳥就是中國說的「戰子」。可惜沒見到他們用的秤，一定也很精緻。

我曾經看過東南亞一帶稱鴉片的盒子，裡頭放着秤和幾個小銅猴，那時我才學到「戰子」這個名詞。那些小銅猴比鴉片可愛多了，不過我敢打賭：沒人會覺得金沙盒上的小鳥比盒裡的金沙可愛。如果黃金也有煩惱，它的煩惱就是人見人愛。

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，一開房門，嚇得呆住了。屋裡滿地散落着衣服，所有櫃子箱子翻倒在地，連床墊子都掀翻過來，最不解的是廚房裡茶葉和麵粉罐子都被倒空，亂撒了一地。

後來聽警探說，美國主婦喜歡把鑽戒藏在麵粉罐裡，喜歡把重要文件貼在抽屜背面。我是做夢都不會想把我的細軟藏在那些地方。把黃金首飾稱做「細軟」真是絕妙好詞，偷起來是多麼輕鬆愉快。

有趣的是客廳地上還有許多打開的盒子散落，當時小偷想必以為我收集的盒子裡一定藏有寶貝。開了幾個原來是空的，就沒興趣再碰它們。

其實我的盒子不全是有空的。譬如這個仿古金沙盒子，世上還有誰拿金沙當錢使用呢？它永遠不會再裝金沙了，可是在考古學者眼中，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金沙。謝天謝地，我收集的盒子連小偷都看不上眼。

想起有一年回台探親，朱美姐要我順便去看看她的朋友謝太太。謝太太開了一家珠寶行，非常高雅的。一見面，謝太太就說：「朱美從美國打來電話說要送你一件首飾，要我幫你挑選，她付錢。」

受寵若驚之餘，我看了看透亮的玻璃框，裡面的細軟着實可愛，而更可愛的是珠寶當中居然有一個黑得「賊亮」的漆盒，盒蓋面上畫着幾朵小小紅花。我即刻作了決定：「我可以要這個小盒嗎？」謝太太愣住了，隨後笑說：「這只是放着做裝飾的，你喜歡當然可以送你。」我就收了那個黑漆盒子。每次看見，都覺得裡面裝滿了朱美的情誼和謝太太滿室的珠寶。

我最不能想像的一種黃金用途是「吞金自殺」。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不堪王熙鳳和丫頭升成妾的秋桐精神虐待，選擇了這樣子的死法。理由是吞金比上吊或自刎來得乾淨。死都要死了，還圖個乾淨，難怪她沒法子生存在賈府那個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世界。

吞金死得了嗎？尤氏聽人說過：吞金可以「墮死」。想來這「墮死」是把腸胃墮得穿孔內出血而死的意思吧？那金子的分量肯定要夠重才行。原來也有人是懷「金」不遇，比懷才不遇好不了多少。

整個紅樓家族由盛而衰，不過就是一部由金子變成沙的故事。對於吞金者，金子算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東西呢？

舊金山淘金史上記載：當時淘金者並不是缺金沙，而是沒有乾淨的水喝。有人就用一口水一百元的代價，把淘到的金子全換成水喝掉了。

達爾文說過：生命的意義在於用那些留存下來的和恰好還在的東西做點什麼。一個金沙盒子古物在博物館中宣告着黑暗大陸也有過黃金時代。吞金者的金子呢？它跟一個花樣年華同歸於盡了。既然「點石成金」不見得是美夢，我們只好靠別的本事以物換物。

老子說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在謝太太珠寶店裡的決定，真是天大的聰明。

的書上看到：錢，原是一種鏹形農具，後來才演變成鏹形貨幣的名稱。以物換物的時代，用小鏹小刀做交換媒介，再自然不過。

全世界最功利的東西就是錢，錢到了極致往往又不像錢，譬如：黃金。它變成藝術品變成首飾變成國庫裡的磚頭；它是財物，可是財富不是錢。錢要像水一樣來去自如才算。從一個口袋到另一個口袋，只當你想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，它才會找你的麻煩。

在博物館看過一隻裝金沙的長方小盒子，盒內分成兩個方格，蓋緣上站着十六隻小鳥。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在西非加納王國發現的。那時候非洲號稱「黃金海岸」，據說十五世紀起當地的Akan族就拿金沙當錢用，稱量金子的技術自成一套，盒緣站立的小鳥就是中國說的「戰子」。可惜沒見到他們用的秤，一定也很精緻。

我曾經看過東南亞一帶稱鴉片的盒子，裡頭放着秤和幾個小銅猴，那時我才學到「戰子」這個名詞。那些小銅猴比鴉片可愛多了，不過我敢打賭：沒人會覺得金沙盒上的小鳥比盒裡的金沙可愛。如果黃金也有煩惱，它的煩惱就是人見人愛。

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，一開房門，嚇得呆住了。屋裡滿地散落着衣服，所有櫃子箱子翻倒在地，連床墊子都掀翻過來，最不解的是廚房裡茶葉和麵粉罐子都被倒空，亂撒了一地。

後來聽警探說，美國主婦喜歡把鑽戒藏在麵粉罐裡，喜歡把重要文件貼在抽屜背面。我是做夢都不會想把我的細軟藏在那些地方。把黃金首飾稱做「細軟」真是絕妙好詞，偷起來是多麼輕鬆愉快。

有趣的是客廳地上還有許多打開的盒子散落，當時小偷想必以為我收集的盒子裡一定藏有寶貝。開了幾個原來是空的，就沒興趣再碰它們。

其實我的盒子不全是有空的。譬如這個仿古金沙盒子，世上還有誰拿金沙當錢使用呢？它永遠不會再裝金沙了，可是在考古學者眼中，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金沙。謝天謝地，我收集的盒子連小偷都看不上眼。

想起有一年回台探親，朱美姐要我順便去看看她的朋友謝太太。謝太太開了一家珠寶行，非常高雅的。一見面，謝太太就說：「朱美從美國打來電話說要送你一件首飾，要我幫你挑選，她付錢。」

受寵若驚之餘，我看了看透亮的玻璃框，裡面的細軟着實可愛，而更可愛的是珠寶當中居然有一個黑得「賊亮」的漆盒，盒蓋面上畫着幾朵小小紅花。我即刻作了決定：「我可以要這個小盒嗎？」謝太太愣住了，隨後笑說：「這只是放着做裝飾的，你喜歡當然可以送你。」我就收了那個黑漆盒子。每次看見，都覺得裡面裝滿了朱美的情誼和謝太太滿室的珠寶。

我最不能想像的一種黃金用途是「吞金自殺」。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不堪王熙鳳和丫頭升成妾的秋桐精神虐待，選擇了這樣子的死法。理由是吞金比上吊或自刎來得乾淨。死都要死了，還圖個乾淨，難怪她沒法子生存在賈府那個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世界。

吞金死得了嗎？尤氏聽人說過：吞金可以「墮死」。想來這「墮死」是把腸胃墮得穿孔內出血而死的意思吧？那金子的分量肯定要夠重才行。原來也有人是懷「金」不遇，比懷才不遇好不了多少。

整個紅樓家族由盛而衰，不過就是一部由金子變成沙的故事。對於吞金者，金子算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東西呢？

舊金山淘金史上記載：當時淘金者並不是缺金沙，而是沒有乾淨的水喝。有人就用一口水一百元的代價，把淘到的金子全換成水喝掉了。

達爾文說過：生命的意義在於用那些留存下來的和恰好還在的東西做點什麼。一個金沙盒子古物在博物館中宣告着黑暗大陸也有過黃金時代。吞金者的金子呢？它跟一個花樣年華同歸於盡了。既然「點石成金」不見得是美夢，我們只好靠別的本事以物換物。

老子說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在謝太太珠寶店裡的決定，真是天大的聰明。

的書上看到：錢，原是一種鏹形農具，後來才演變成鏹形貨幣的名稱。以物換物的時代，用小鏹小刀做交換媒介，再自然不過。

全世界最功利的東西就是錢，錢到了極致往往又不像錢，譬如：黃金。它變成藝術品變成首飾變成國庫裡的磚頭；它是財物，可是財富不是錢。錢要像水一樣來去自如才算。從一個口袋到另一個口袋，只當你想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，它才會找你的麻煩。

在博物館看過一隻裝金沙的長方小盒子，盒內分成兩個方格，蓋緣上站着十六隻小鳥。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在西非加納王國發現的。那時候非洲號稱「黃金海岸」，據說十五世紀起當地的Akan族就拿金沙當錢用，稱量金子的技術自成一套，盒緣站立的小鳥就是中國說的「戰子」。可惜沒見到他們用的秤，一定也很精緻。

我曾經看過東南亞一帶稱鴉片的盒子，裡頭放着秤和幾個小銅猴，那時我才學到「戰子」這個名詞。那些小銅猴比鴉片可愛多了，不過我敢打賭：沒人會覺得金沙盒上的小鳥比盒裡的金沙可愛。如果黃金也有煩惱，它的煩惱就是人見人愛。

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，一開房門，嚇得呆住了。屋裡滿地散落着衣服，所有櫃子箱子翻倒在地，連床墊子都掀翻過來，最不解的是廚房裡茶葉和麵粉罐子都被倒空，亂撒了一地。

後來聽警探說，美國主婦喜歡把鑽戒藏在麵粉罐裡，喜歡把重要文件貼在抽屜背面。我是做夢都不會想把我的細軟藏在那些地方。把黃金首飾稱做「細軟」真是絕妙好詞，偷起來是多麼輕鬆愉快。

有趣的是客廳地上還有許多打開的盒子散落，當時小偷想必以為我收集的盒子裡一定藏有寶貝。開了幾個原來是空的，就沒興趣再碰它們。

其實我的盒子不全是有空的。譬如這個仿古金沙盒子，世上還有誰拿金沙當錢使用呢？它永遠不會再裝金沙了，可是在考古學者眼中，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金沙。謝天謝地，我收集的盒子連小偷都看不上眼。

想起有一年回台探親，朱美姐要我順便去看看她的朋友謝太太。謝太太開了一家珠寶行，非常高雅的。一見面，謝太太就說：「朱美從美國打來電話說要送你一件首飾，要我幫你挑選，她付錢。」

受寵若驚之餘，我看了看透亮的玻璃框，裡面的細軟着實可愛，而更可愛的是珠寶當中居然有一個黑得「賊亮」的漆盒，盒蓋面上畫着幾朵小小紅花。我即刻作了決定：「我可以要這個小盒嗎？」謝太太愣住了，隨後笑說：「這只是放着做裝飾的，你喜歡當然可以送你。」我就收了那個黑漆盒子。每次看見，都覺得裡面裝滿了朱美的情誼和謝太太滿室的珠寶。

我最不能想像的一種黃金用途是「吞金自殺」。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不堪王熙鳳和丫頭升成妾的秋桐精神虐待，選擇了這樣子的死法。理由是吞金比上吊或自刎來得乾淨。死都要死了，還圖個乾淨，難怪她沒法子生存在賈府那個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的世界。

吞金死得了嗎？尤氏聽人說過：吞金可以「墮死」。想來這「墮死」是把腸胃墮得穿孔內出血而死的意思吧？那金子的分量肯定要夠重才行。原來也有人是懷「金」不遇，比懷才不遇好不了多少。

整個紅樓家族由盛而衰，不過就是一部由金子變成沙的故事。對於吞金者，金子算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東西呢？

舊金山淘金史上記載：當時淘金者並不是缺金沙，而是沒有乾淨的水喝。有人就用一口水一百元的代價，把淘到的金子全換成水喝掉了。

達爾文說過：生命的意義在於用那些留存下來的和恰好還在的東西做點什麼。一個金沙盒子古物在博物館中宣告着黑暗大陸也有過黃金時代。吞金者的金子呢？它跟一個花樣年華同歸於盡了。既然「點石成金」不見得是美夢，我們只好靠別的本事以物換物。

老子說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在